



告别在即

即将在下个月迈入41岁的小威，她曾23次捧起大满贯赛的女单冠军奖杯，她曾是球场上女王般的存在，但如今的世界排名却已徘徊在第400位开外。其实早两年就有人猜测小威即将退役，现如今，她终于选择在《Vogue》杂志上撰文吐露心声，首度承认自己进入退役倒计时。很多人都相信，将于本月末开幕的美网会是小威职业球员生涯的最终章。

本版编译 本报记者 章丽倩

后续影响力不局限于网球

我不是特别喜欢提“遗产”，虽然经常被问到这件事，但从来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才好。不过也多亏我得到了一些机会，所以女选手们可以在赛场上更多地去为自己想做的事。她们可以在赛场上表现得更有侵略性，可以挥动拳头，她们可以既强健又美丽。

我在职业生涯中犯过许多错，错误可以让人学到经验，我会拥抱那样的时刻。我离完美的标准很远，听过很多批评的声音。有时候我会想，我在当职业球员时经历了一些艰难状况，那下一代球员也许就能轻松一些。

多年来，我希望人们把我看作是一个超出了网球范围的符号。我钦佩比利·简·金，因为她超越了所从事的项目。

有人转卖7000美元/张 告别引爆美网票房

在距离今年美网开幕只剩下两周多的时候，小威的退役预告如同为它点了一把火。在这份退役预告被公布的当天（美国当地时间8月9日），美网单日售出约15700张门票，超过之前一周的销售门票总数。

在告别效应的作用下，美网前两个比赛日的门票成了球迷们抢购的首选，目前已售罄。届时如果小威能在签表上坚持得更久，那票房热度肯定会更高。“我们很高兴她今年能来参加美网。从过去的情况来看，塞雷娜（小威）参赛总能大大带动票房。我们很难去控制门票的存量。”美国网球协会的首席商务官柯尔斯滕·科里奥介绍道。

目前，小威在女单世界排名榜上排在第400名开外。她下个月将年满41岁，她上一次大满贯夺冠是2017年的澳网——但她依旧是那个可以迅速带动起球迷情绪的网坛巨星。

在美国时间8月9日之前，美网首个比赛日夜场票的最低售价是35美元/张。如今，由于前两个比赛日的票房售罄，在一些门票转售平台上，那晚夜场票的最低转售价已超过81美元/张。当然，这价格对应的都是最“山顶”位置的球票，如果想要更好的观众席座位，那价格就涨得更多。在转售平台上，有些好位置的门票已经被挂到每张7000美元。

讨厌这个十字路口 退役曾是禁忌话题

我的女儿奥林匹亚就要5岁了，在去给她办新护照的路上，我们都在车里，她拿着我的手机玩自己喜欢的互动学习软件。软件机器人问她：“你长大后想做什么？”她不知道我正听着，但我能听到她对着手机低声说：“我想当姐姐。”

相信我，我从来不想在网球和家庭之间做选择。

我做错过几乎不可能的事。当我赢得2017年澳网时，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当时已经怀孕两个月。但下个月我就要41岁了，得有一个决定了。

我一直不愿承认自己得从网球场上慢慢走开了，这像是一个禁忌话题。但它还是出现了，然后我哭了起来。除我之外，唯一同样了解内情的人大概只有我的理疗师了。

我不喜欢“退役”这个词，它对我来说太不现代了。也许用“进化”来形容会更好。我要在这里告诉你们，我正在从网球走向其他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。

几年前，我悄悄地创办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Serena Ventures，不久后我还组建了一个家庭。

亚力克西斯，我的丈夫，我们几乎没有讨论过这件事。甚至，我跟父母也没法聊这个。就好像只要你没说出来，事情就不会成真。

我知道，有人讲到退役会兴奋和期待。我真希望自己能这样。阿什莉·巴蒂在今年3月时退役，当时她世界排名第一，我想她真的觉得已为进入下一阶段做好了准备。卡洛琳·沃兹尼亚奇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，她在2020年退役时，她感觉像解脱。

我想称赞她们，但（退役）这件事对我来说不是个快乐的话题。我不常说这样的话，但它真的让我很痛苦。我不想站到这个十字路口，我一直对自己说，希望过程能轻松一点，但情况并非如此。我很伤心，不想让它就此结束。但与此同时，我还是得为下一步做好准备。

我会想念挥拍的自己

今年温网时我没有做好准备（止步正赛首轮），并且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已为在纽约取胜（赢得美网）而准备到位。但我会去尝试的。

我知道有球迷曾幻想，也许我能在伦敦（温网）追平玛格丽特（考特）的（24冠）大满贯纪录，再在纽约（美网）打破她的纪录，然后我可以在颁奖仪式上说“再见”。我明白的，这是一个很梦幻的设想。但是，我不想看到什么仪式性的最后时刻。

我不擅长道别，这真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了。但请相信，我对你们的谢意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。你们支持着我，让我赢得了那么多的胜利，那么多的奖杯。我会想念那个时候的自己，会想念那个打网球的女孩。我会想念你们的。

Serena Williams 网球打拼OR经营家庭 23冠到手，我选择后者

开始练习网球后，我的目标就是赢得美网。后来我在球场上一直赢。我超过了玛蒂娜·辛吉斯的大满贯冠军数，也超过了塞莱斯。然后我追平了比利·简·金，她是我的灵感来源，因为她是所有运动项目中倡导两性平等的先锋。再后来，我越过了克里斯·埃弗特、玛蒂娜·纳芙拉蒂诺娃这两座高峰。

有人说我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网球女选手，理由是我没能超过玛格丽特·考特赢得24个大满贯冠军的纪录。她是在1968年网球进入公开赛时代前做到的这一成就（前公开赛时代的竞争难度与如今不可同日而语）。

如果我说我不想要这个纪录，那是在说谎。但一天又一天，我真的没有特别去想它。除非我站在一项大满贯

赛的决赛场地上，那么是的，我会想到这个纪录，也许还想过很多次，但这不管用。

在我看来，我本可以赢下30多个大满贯。在完成分娩回到赛场后，我有过这样的机会。在经历剖腹产和肺栓塞后，我还是打入了大满贯决赛（2018年的温网和美网，2019年的温网和美网）。我一边哺乳一边打球，还得过产后抑郁症。我原本希望、原本可能、原本可以到达那里（再度赢得大满贯），但结果我没有做到。

不过，我赢得了23个大满贯冠军，这很棒。事实上，这已经非常特别了。现在，如果我必须得在继续网球打拼和经营家庭之间做选择的话，我会选后者。

